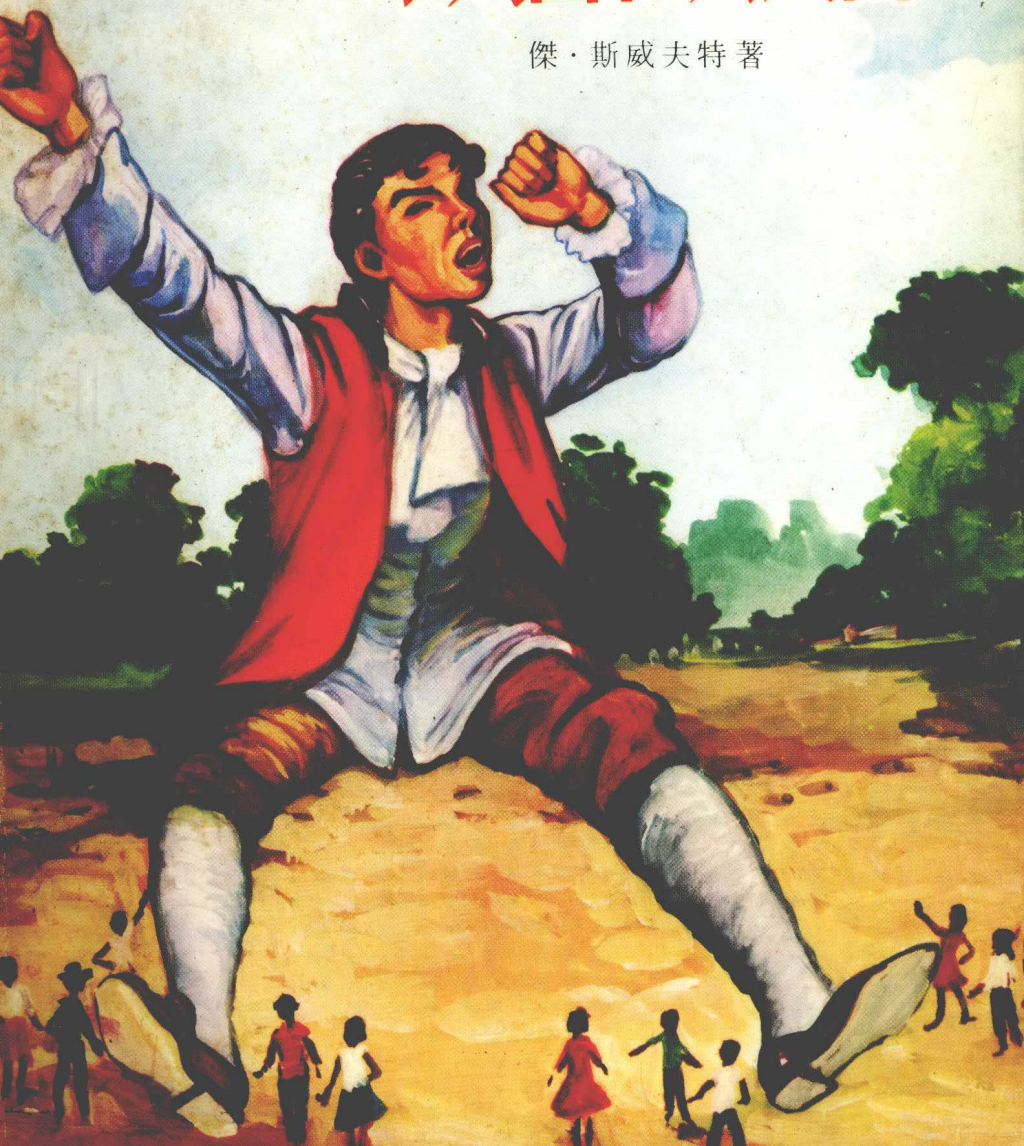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少年文學名著選

小人國和大人國

傑·斯威夫特 著



世界少年文學名著選

小人國和大人國

傑·斯威夫特著



香港上海書局 印行

內 容 提 要

有一個名叫格利佛的船上醫生，他飄流到小人國，做了小人國國王的俘虜。他消耗了小人國許多糧食，但也替他們作戰，奪取了敵國的全部艦隊。最後他因為遭到國王猜忌，離開了小人國。格利佛後來又飄流到大人國，被大人國的一個農民當作一頭聰明的小動物，帶到各處去展覽。接着他被王后買去，在王宮中受到國王和王后的優待。但是他也經歷了許多危險。他曾與黃蜂作戰，曾被蘋果打傷，有一次被一隻猴子捉了去，險些送了命。最後格利佛回到了自己的國土。

小人國和大人國

著 者 傑 · 斯 威 夫 特

出版者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

香港干諾道西 179-180 號六樓A座

Shanghai Book Co., Ltd.

Block 'A' 5th Fl. 179-180

Connaught Road. W., Hong Kong

印刷者 培 基 印 刷 公 司

香 港 灣 仔 船 街 三 十 八 號

一九七九年六月四版

文/210 P.118 28K

版 權 所 有 * 翻 印 必 究

編輯例言

世界各地的童話和描寫少年兒童生活的文學著作有很多，少年讀者們要從中選擇一些生動有趣而富教育意義的出來，恐怕比較困難。我們出版這一套叢書，主要目的就是想幫助少年朋友們去選擇一些優秀讀物。

這一套叢書定名為「世界少年文學名著選」。顧名思義，收在這套叢書裏的，大都是風行全球，口碑載道的名著了。這些名著中有些已譯成幾國文字，而中文譯本也有幾種版本。從衆多的文學著作中精選一些優秀的出來，以及從各種版本中挑選一本出來，我們是採取慎重的態度的。

各本書的中文譯者，大都是成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或繙譯家。因此，我們雖然在原本的校正工作上化了不少工夫，但是我們本着對譯者負責的態度，除了校正原本中顯明的筆誤和排誤以外，沒有對譯文加以修改。因此校正工作也是謹慎從事的。

我們不敢說我們的工作做得很好，然而却是盡了最大的努力想要把它做好的。

上海書局編輯委員會

一九五七年一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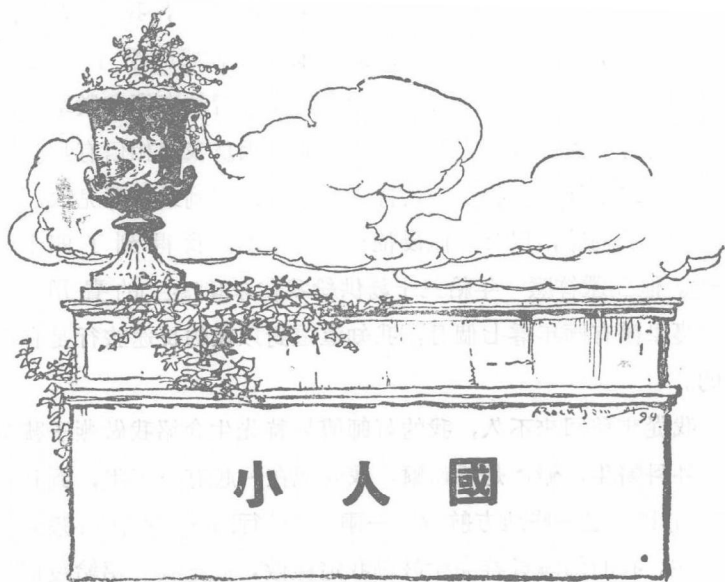


小 人 國

一	格利佛海上遇險，成了俘虜·····	1
二	小人國的皇帝·····	11
三	格利佛在小人國的宮廷裏·····	20
四	皇帝的宮殿和他的宮內大臣·····	27
五	格利佛阻止了敵人的侵略·····	31
六	小人國的法律、風俗和教育方法·····	35
七	逃到布勒弗斯加去·····	42
八	格利佛返回祖國·····	48

大 人 國

一	格利佛被巨人捉住·····	55
二	格利佛被帶到城裏去·····	65
三	王后從農民手裏買了格利佛·····	71
四	格利佛表演航海技術·····	82
五	格利佛討國王和王后歡喜的幾種辦法·····	94
六	格利佛回到英國·····	98



一 格利佛海上遇險，成了俘虜

我的父親在諾定漢郡〔註一〕有一點兒產業。他有五個孩子，我是老三。我十四歲的時候，他把我送進劍橋〔註二〕的埃馬紐爾學院；我在那裏呆了三年，專心讀書。但是，父親的財產有限，

〔註一〕 諾定漢郡位於英國本土英格蘭中部。郡是英國的行政區劃。

〔註二〕 劍橋是英國首都倫敦北面的一個城市，那裏有著名的劍橋大學。

負擔不起我的學費（雖然我有一筆很少的津貼），我就做了倫敦〔註一〕著名的外科醫生貝特先生的學徒，跟他繼續學了四年。我的父親時常寄給我一些零錢，我就用來學習航海術和數學，這種數學對打算去旅行的人是很有用處的；因為我總相信有那麼一天，我會去旅行的。我離開貝特先生以後，回到父親那兒去；靠了他和伯父約翰，以及其他幾位親戚的幫助，我得到了四十鎊〔註二〕。他們還答應一年給三十鎊供給我在來登〔註三〕的費用。我在那裏學醫有兩年零七個月，我知道這對以後的長途旅行是有用處的。

我從來登回來不久，我的好師傅貝特先生介紹我做燕子號船上的外科醫生，船長是潘耐爾。我同他在一起有三年半，到利凡得〔註四〕和其他一些地方航行了一兩次。航行歸來，我決心搬到倫敦去住。我的師傅貝特先生鼓勵我這樣做，他把我介紹給幾個病人。我租了老尤里街一所小屋的幾個房間，並且和住在新門大街的襪商柏吞先生的二女兒馬利女士結了婚，因此我還得到四百鎊賠嫁錢。

但是，我的好師傅貝特在兩年後去世，我因為朋友少，業務就開始不行了。我於是同妻子和一些熟人商議了一下，決定再到

〔註一〕 倫敦是英國首都，位於英國本土英格蘭的東南部。

〔註二〕 鎊是英國的貨幣單位。

〔註三〕 來登是荷蘭的一個城市。

〔註四〕 利凡得是地中海東面一帶地區。

海上去。我接連做了兩條船上的外科醫生，在六年內，到東印度群島〔註一〕和西印度群島〔註二〕航行了幾次，我的財產因此增加了一些。船上經常備有許多書，我空閒的時間都用來閱讀古今最好的作品。我在岸上的時候，就考察人們的風俗習慣，學習他們的語言，因為我的記憶力強，這在我是很容易的。

這幾次航行的末一次，運氣不好，我對海洋漸漸厭倦了，就決心呆在家裏和妻子兒女做伴。過了三年，情況並沒有好轉，於是我接受了羚羊號船長普里查提出的一個有利的建議，在那條船上工作。他正要到南海〔註三〕去。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，我們從布里斯陀〔註四〕開船。我們的航行起初是很順利的。

可是，我們在往東印度群島去的途中，被一陣暴風趕到范·迪曼地〔註五〕的西北方向去了。我們船員中有十二個人，因為操勞過度和飲食不良死了，其餘的人都很衰弱。十一月五日，正是那一帶夏季開始的時候，大霧瀰漫。水手們發現了一塊礁石，和船距離不到三百英尺；風又那麼強烈，把我們的船對直刮去，立刻使它拆裂了。

全體六個海員，連我在內，把小艇放下海，想盡辦法避開大

〔註一〕 東印度羣島又稱南洋羣島，位於太平洋，由數千個島嶼組成。

〔註二〕 西印度羣島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，由大小一千多個島嶼組成。

〔註三〕 南海在我國大陸南面。

〔註四〕 布里斯陀是英國本土英格蘭西南部的一个港口。

〔註五〕 范·迪曼地是位於太平洋的一個島，在澳大利亞的南面。

船和礁石。照我的推算，我們划了大約三里格〔註一〕，就再也划不動了，因為我們在大船上的時候，力氣早已用光了，我們只好聽任海浪擺佈。大約經過了半小時，從北方來的一陣狂風，把小艇吹翻了。在艇上的我的同伴結果怎樣，還有哪些人逃上了礁石，或者留在大船上，我說不出來，但是斷定他們都死了。

我自己呢，憑運氣游泳，讓風和潮水推向前進。我時時垂下兩腿，探不着海底。可是，當我再也掙扎不了，幾乎絕望的時候，我感覺可以夠得到底了，這時風暴已經大大減弱。海底的坡度很小，使我在上岸前，約摸走了一英里路。我揣測那時是晚上八點鐘左右。我又前進約半英里路，但是沒有能夠發現什麼房子和人。其實我是在那麼衰弱的一種狀態下，所以看不見。我非常疲乏，而且氣候炎熱，我離開大船時還喝過半品脫〔註二〕白蘭地酒，很想睡一覺了。我在草地上躺了下來。草是很短的、軟綿綿的，我躺在上面比生平任何一次都睡得更甜。據我計算，睡了九個鐘頭以上。

我醒過來的時候，正是大白天。我要起來，却動彈不得。我發現我的兩臂和兩腿被牢牢地綁在地上，我那又長又密的頭髮也同樣被綁住了，因為我恰好是仰臥着的。我還感覺到從我的胳膊窩到大腿，有幾根細繩橫過我的身上。我只能朝上看。太陽漸漸熱起來，陽光刺着我的眼睛。我聽見身邊有一陣嘈雜的聲音，可

〔註一〕 里格是一種長度單位，在使用英語的國家，一里格等於三英里。

〔註二〕 品脫是英國液量單位。一品脫等於零·五六八二五公升。

是我躺的姿勢，除了天空以外，什麼都看不見。

過了一會兒，我感覺到有一種活的東西在我的左小腿上移動，慢慢地前進到我的胸部，幾乎到了我的下巴頰了。我盡可能眼睛朝下望，看見那是一個不滿六英寸高的人，手裏拿着弓箭，背上有一個箭袋。同時，我覺得至少有四十多個同樣的人，跟隨在頭一個人後面。我非常吃驚，大聲吼了起來，他們全都嚇得回頭跑。我後來知道，他們當中有幾個人，因為從我的兩脅往草地上跳，都跌傷了。但是，他們不久又回來。其中有一個人，鼓足勇氣走到看得清我的臉的地方，舉起兩手，眼睛流露驚嘆的神情，用一種尖銳但是清晰的聲調喊道：「赫基納·德古」。其餘的人重覆同樣的話喊了幾遍，可是，我當時不懂那是什麼意思。

我一直躺着，躺得很不舒服，終於掙扎起來，想要脫身。我居然弄斷了那些小繩子，拔掉了繫住我左臂的木樁。我把左臂舉到臉上，看出了他們捆我的方法。同時，我用力扯了一下，扯得我痛極了，把在左邊捆住我的頭髮的小繩子弄鬆了一點，這樣，我的頭剛好能够轉過去兩英寸光景。但是那些人，在我能捉到他們以前，又跑開了，用一種很尖的聲音大叫起來。

叫聲停止以後，我聽見有一個人高聲喊道：「道爾高·方納克」。一眨眼工夫，我感覺有一百多支箭射到我的左手上，像是許多針在刺我似的。他們並且朝天發射了另外一種飛箭，就像我們在歐洲發射榴霰彈一樣。我猜想這東西有許多落到了我的身

上（雖然我不覺得）。有一些落在我的臉上，我馬上用左手遮住臉。這一陣箭雨停止以後，我痛苦地哼了一聲，接着又努力掙脫。他們一連射出更多的箭。他們有些人用矛刺我的兩脅。幸虧我穿了一件軟皮短上衣，他們刺不進去。

我想，照樣躺着是最穩當的方法。我的想法是：我的左手已經獲得自由，這樣繼續下去一直到晚上，不用費力就能解放自己。至於那些本地人，假使他們全都是我所看見的這樣一般大小的話，我有理由相信，我會敵得過他們能夠用來對抗我的最大的隊伍。但是，命運對我不是這樣安排的。

當他們看見我靜了下來時候，就不再射箭。可是，我從那鬧哄哄的聲音知道，他們的人數增加了。我聽見正對我的右耳，離我四碼〔註〕遠近，有一陣敲打聲繼續了一小時以上，好像有人在工作。我盡可能把頭轉到那個方向，看見在離地面約一英尺半的地方築起一座高台，能容得下四個本地人，有兩三架梯子用來上去。台上有一個好像是有地位的人，對我發表長篇演說，我半個字也不懂。但是，我應該提一下，在這位重要人物開始他的演說以前，他喊了三遍：「朗格勞·德胡爾·桑」（這句話和以前的那些話，後來都重覆解釋給我聽了）。

當時，立刻有五十來個人走過來，割斷了繫住我頭部左邊的繩子，使我的頭能夠自由地向右轉動，觀察那個說話的人和他的

〔註〕 碼是英國長度單位。一碼等於三英尺。

表情。他像是中年人，比跟隨他的另外三個人高一些。他們當中有一個是僕人，看來比我的中指稍爲長那麼一點，拿住他拖在地上的衣邊。另外兩人各站一旁陪着他。他顯得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。我看得出來有時候是威脅，有時候是許諾、憐憫和善意。我回答了幾句話，但是態度顯得非常順從。我舉起左手，兩眼望着太陽，好像在請它做見證。我離開大船以後，已經有好久沒有吃過一點東西，餓得幾乎要死。我實在忍不住了，不得不老把我的手指放進嘴裏，表示我需要食物。

那位「霍高」（我後來懂得，他們都這樣稱呼大貴族）很理解我。他從台上下來，命令把幾架梯子靠在我的身旁。有一百個人上了梯子，走到我的嘴邊。他們都背着裝滿了肉的籃子。這是皇帝接到關於我的第一個報告時，就下令預備好，送到這兒來的。我看出那是幾種新鮮牲畜的肉，但是從味道上辨不出是什麼牲畜。有前蹄肉、後腿肉和腰肉，都做成像羊肉的樣子，煮得很好，可是比一隻百靈鳥的翅膀還小。我一口吃兩三塊，並且一次拿起三個麵包，這大約有火槍鉛彈那般大小。他們趕快供應上來，對我那巨大的身體和胃口表現出無限的驚奇。

我又另外做了需要水的手勢。他們從我吃東西看出，量少不能滿足我。這個民族是最機智的，他們非常敏捷地吊起一個最大的酒桶，然後把它滾到我的手邊，敲開蓋子。我一口氣喝乾了它，這是很容易的，因爲它的容量還不到半品脫，味道有點像柏根第酒，但是格外香。他們給了我第二桶，我照樣喝了，作手勢

還要，他們却沒有再給我。我在做這種稀奇事的時候，他們歡呼着，在我的胸膛上跳起舞來，幾次重複喊着他們原先喊過的話：「赫基納·德古」。他們對我做了一個手勢，要我把兩個桶子丟下去，但是先警告下面的人們讓開，高聲喊道：「包勒克·米伏拉」。他們一瞧見桶子飛起來，全都大叫：「赫基納·德古」。

說實話，當他們在我身上來來去去的時候，我老是想把那些首先走近我手邊的人捉住四五十個，摔到地上去。可是，當我想到我遭受的一切，覺得並不算是什麼壞事，而且我對他們起過誓，所以我就拋開了那種想法。我當時還認為，對於這種隆重招待我的人們，自己不應該失禮。不過，我對於這些小人的胆量不免非常驚奇，因為我的一隻手已經自由了，他們居然還敢爬上我的身體，並且走來走去，看見我這樣的龐然大物竟一點不發抖。

過了一會兒，有一位皇帝陛下派來的大官在我的面前出現了。他從我的右小腿上來，一直走到我的臉前，隨帶着大約十二個侍從人員。他拿出皇帝的聖旨，說了將近十分鐘的話，屢次指着首都那個方向。依照皇上在議會上同意的意見，我得給送到那兒去。我回答了幾句話，可是沒有用處。我就用那隻已經解放了的手做了一種手勢，先放在另一隻手上，再放在我的頭上和身上，表示希望得到自由。



他好像很懂得我的意思，因為他搖搖腦袋，表示不同意，又擺出一種手勢，表示我必須當做俘虜運走。不過，他做了另外一

種手勢，讓我明白，我會得到充足的食物、飲料和很好的待遇。這樣一來，我又動了掙脫的念頭。可是，我當時却感覺到他們射在我臉上和手上的箭的傷痛，痛處都起了水泡，有許多箭還扎在上面，而且還看見敵人的數目增加了，就只好做一些手勢，讓他們曉得，他們要怎樣辦都可以。於是，這位「霍高」和他的隨員，帶着十分謙恭高興的臉色，退下去了。

這以前，他們已經在我的臉上和手上塗了一種氣味很好的油膏，在幾分鐘內，箭傷的痛楚就消失了。這種情況，加上他們給的非常滋補的飲食，使我很想睡覺。我睡了將近八個鐘頭。

這樣看來，在我上岸後被發現睡在地上的時候起，皇帝就根據報告在注意着我了。他們在會議上決定，應該把我捆成我前面說過的那種樣子，應該給我豐富的肉食和飲料，還準備了運我去首都的車子。

這位皇帝擁有好幾部運輸樹木和其他笨重東西的車子。他時常在出產木材的森林區裏建造最大的軍艦，有的長達九英尺，就用那些車子把造好的軍艦運到三、四百碼以外的海上去。當時，有五百個木匠和技工立刻動手製造他們從來沒有過的最大的車子。這是一個木製的架子，離地面三寸高，約有七英尺長、四英尺寬，靠二十二個輪子移動。

他們把這部車子拖來，平行地放在我的身邊。可是，主要的困難是把我抬到這部車子上去。爲了這個目的，他們豎起了八十根柱子，每根有一英尺長，還用許多很結實的粗繩，繫上鉤子，

勾住工人們綁在我的頸上、手上、身上和腿上的綑帶。他們用了九百個最強壯的人，利用裝在柱子上的許多滑車，把那些繩子拉起。這樣，還不到三個鐘頭，我就給吊起來放到車上，馬上被捆住了。這一切情況，我都是後來知道的，因為在全部工作進行的時候，我正在呼呼大睡。他們用了一千五百匹最大的御馬，每匹大約有四英寸半高，拉我往首都去。首都離這兒有半英里路。

我們出發以後四個鐘頭左右，發生了一樁很可笑的事情，把我弄醒了。原來車子要修理什麼毛病，停了一會兒，有兩三個年輕的本地人好奇，想看我是什麼樣子。他們爬進車裏，悄悄地走到我的臉前。其中有一個人，用一種巧妙的手法，把他的短矛的尖頭深深地伸進我的左鼻孔，像一根麥梗似的弄得我鼻子發癢，使我打了一個大噴嚏，然後他們偷偷地溜走了。我那麼突然地醒過來的這個原因，是三星期以後，我才知道的。

車子修好了又再前進，我們走了一大段路，到晚上停了下來。有五百名警衛守在我的兩邊，一半拿着火把，一半拿着弓箭，準備萬一我動起來，就向我放射。第二天早晨，太陽出來以後，我們繼續上路。將近中午，到達了離城兩百碼的地方。皇帝和他的全體官員都出來迎接我。不過，大臣們當然不會讓皇上冒險爬到我的身上來。

在停車的地方，有一座古廟，據說是全國最大的。他們決定我在這座大建築物裏住下。朝北的大門，大約有四英尺高、兩英尺寬，我能够很容易地爬着過去。門的兩旁各有一個小窗，離地

不到六英寸。皇帝御用的鐵匠搬來九十一副腳鐐，從左邊窗戶引出，加上三十六把鎖，鎖住了我的左腿。腳鐐的樣子就像歐洲婦女的鍊，大小也差不多。

隔着大路，在廟的對面二十英尺的地方，有一座塔樓，至少有五英尺高。皇帝和許多大貴族曾經爬到這上面來看我。這是我聽說的，因為我看不見他們。據估計，爲了同樣目的跑出城來的居民有十萬人以上。而且我相信，盡管有守衛的，還是有不止一萬個人用梯子分批爬到我的身上。但是，不久就貼出了一張禁止這樣做的佈告，宣佈違命的處死。

工人們看我逃不掉，就把捆住我的繩子都割斷了。我就懷着從來沒有過的憂鬱心情站了起來。可是，我所引起的驚惶和騷動，却是無法形容的。我左腿上的腳鐐大約有兩碼長，使我不但能够在廟門口半圓形的範圍內自由走動，而且因爲它是釘在離大門不到四英寸的地方，所以我還可以鑽進廟宇，全身睡在裏面。

二 小人國的皇帝

我站起來以後，四下一望，應該承認，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好看的景色了。這地方就像是環繞着無邊無際的花園。圍在裏面的田地，大概都是四十平方英尺大小，好似許許多多的花壇。田地和田地之間都夾有樹林子，據我判斷，最高的樹大約有三、